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

起開逢困敦五月盡柔
此攝提格凡二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天祐元年五月丙寅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
事 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
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
來全忠攜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
至大梁 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王建
夔州知渝州王宗阮等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
組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 六月李茂貞

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之命保大節度使劉勣奔鄜州引兵屯回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

才然有強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鏗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昏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王建賦歛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歛稍損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閒臣安敢竊議

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
沈歛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
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
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
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
建揚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
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
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
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
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

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
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
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
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
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
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
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樞前即位宮中恐懼
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 李克用
復以張承業爲監軍 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
會疾病還廣陵揚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

為招討使神福尋卒宜州觀察使臺濛卒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九月己巳尊皇后為皇太后 朱全忠引兵北屯求壽南至駱谷鳳翔邠寧兵竟不出辛未東還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

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中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黎園 光州叛楊行密降朱全忠行密遣兵圍之與鄂州皆告急於全忠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軍于霍丘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釋光州

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戰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 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于楊行密 初馬殷弟賓性沈勇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賓泣辭曰賓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嘗得兄聲問賓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賓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賓至長沙殷表賓為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賓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為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初青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青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為青海節度使

昭宣光烈孝皇帝

天祐二年春正月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 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

之踰年不克揚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
束身自歸當以汝爲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
從茂章爲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
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
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爲汝功且
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
於廣陵市 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楊行密遣西南
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
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卧不應須臾自定亡
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衛示

之爲雅所敗虜鎰及球以歸 庚午朱全忠命李振
知青州事代王師範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
忠乃自霍丘引歸二月辛卯至大梁 李振至青州
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
忠客之表李振爲青州留後 戊戌以安南節度使
同平章事朱全昱爲太師致仕全昱朱全忠之兄也
懿樸無能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 是日杜全忠
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羽虔王禛沂王
禛遂王棹景王秘邾王祺雅王楨瓊王祥置酒九曲
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朱全忠遣其將曹延

柞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
執洪延柞及沐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
爲鄂岳觀察使 巳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
廟號昭宗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
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揆同平章事克靜
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
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
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
樞崔遠獨孤揆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

傳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
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
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
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揆
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
涉收之孫也爲人和厚恭謹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
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 加清
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壬辰河東都押牙蓋寓
卒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歛求賢後 夏四月
庚子有彗星出西北 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

州錢鏐使其弟鏐將兵救之 五月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丙午行之 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爲棣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爲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爲淄

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爲曹州司戶兵部尚書王贊爲濰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爲瀧州司戶獨孤損爲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

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於王建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

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
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鳴梟見朝
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
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爲車轂衆莫應有
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
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
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
者悉撲殺之已丑司空致仕裴贇貶青州司戶尋賜
死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乃止
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縣督遣無

得稽留前司勳員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孫也去官居

平泉莊詔下未至責授衛尉寺主簿秋七月癸亥太

子賓客致仕柳遜貶曹州司馬 庚午夜天雄牙將

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

奔滄州 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

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全州 朱全忠以

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昏乙未遣武

寧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繼之

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温州張惠奔福州

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 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

司空圖奔官居虔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元陽為妻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又曰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逖山圖臨淮人也楊師厚攻下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朱全忠軍于漢北九月辛酉命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癸亥引兵渡漢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陳於漢濱師厚與戰大破之遂傅其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帥其族及麾下士公漢奔廣陵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朱全

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丙寅封皇弟禔為潁王祐為蔡王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明帥衆二萬奔城成都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為山南東道留後引兵擊江陵至樂鄉荆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為荆南留後全忠尋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王宗賀等攻馮行襲所向皆捷丙子行襲奔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乙酉詔更

用十一月癸酉親郊 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
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欽
衢睦觀察使以璋爲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
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 濠州團練使劉金卒楊
行密以金子仁規知濠州 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
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
隱召渥隱性忤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
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
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
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

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
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
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曰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
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
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
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
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 冬十
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
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
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

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均王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 改昭信軍爲戎昭軍仍割均州隸之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起居郎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也素無才行乾寧中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甲午楷帥同列上言謚號

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謚號多溢美乞更詳議事

下太常丁酉張延範奏改謚恭靈莊愍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 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

淮南留後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

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 癸丑更名成德軍曰

武順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

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暉

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殷衡本姓孔名循爲全忠家乳母養子故冒姓趙後漸貴復其姓名 士申趙匡明至成都王建以客禮遇之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爲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亡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弒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爲先帝

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
卿乃還 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
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
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
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
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
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揔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
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秦
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
為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

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旨
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
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
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
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為全
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虔阿秋達意玄暉
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諧玄
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
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
應頊御厨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

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死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瑒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追削蔣玄暉爲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玄暉旣死王殷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道往來已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爲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之

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矣一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張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西川將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戎昭節度使馮行襲復取金州奏稱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更以行襲領武安軍陳詢不能守睦州奔于廣陵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王茂章不與渥怒旣襲位遣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將兵襲

之 湖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却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蕃七千餘
騎營於宗高谷將擊噓末及取涼州 李簡兵奄至
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帥衆奔兩浙親兵上蔡刁彥
能辭以母老不從行登城諭衆曰王府命我招諭汝
曹大兵行至矣衆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其歸路引
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鏐以茂章爲鎮東節度副
使更名景仁 乙丑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
事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
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

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
史憲誠以來皆立于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
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
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
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
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
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
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
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
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

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
弓弦甲櫜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
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
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辛未以權知寧
遠留後龐巨昭嶺南西道留後葉廣略並爲節度使
庚辰錢鏐如睦州 西川將王宗阮攻歸獲其將
韓從實 陳璋聞陶雅歸歛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
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楊渥遣先鋒指揮
使陳知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許
德勳渥以知新爲岳州刺史 戊寅以朱全忠爲鹽

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
辭不受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羅紹威旣誅
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
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
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
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
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
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
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
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

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
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
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
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
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薊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
釗攻魏州判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
州兵去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鎮南
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爲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
其子匡時爲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五
月丁巳朱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丙子廢戎昭軍并均房隸忠義軍以武定節度使
馮行襲爲匡國節度使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
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 六月
甲申復以忠義軍爲山南東道 朱全忠以長安鄰
於邠岐數有戰爭奏徙佑國節度使韓建於淄青以
淄青節度使長杜王重師爲佑國節度使 秋七月
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
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
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
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

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
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秦裴至
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
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
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
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西川王建以
侃知彭州 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
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兩浙兵圍衢州衢州刺史
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

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于
本兩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
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爲復戰
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本
中道設伏大破之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
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
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
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
鎮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靜難節度使楊

崇本以鳳翔保塞彰義保義之兵攻夏州匡國節度使劉知俊邀擊坊州之兵斬首三千餘級擒坊州刺史劉彥暉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今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之外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主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勸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

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
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
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
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
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
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
共攻潞州 夏州告急於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劉知
俊及其將康懷英救之楊崇本將六鎮之兵五萬軍
于美原知俊等擊之崇本大敗歸于邠州 武貞節
度使雷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

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
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十一月劉知俊康懷真乘勝攻郟延等五州下之加
知俊同平章事以懷真爲保義節度使西軍自是不
振 湖州刺史高彥卒子澧代之 十二月乙酉錢

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
河陽救潞州 閏月乙丑廢鎮國軍興德府復爲華
州隸匡國節度割金商州隸佑國軍 初昭宗凶訃
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

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為
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
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
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巳巳朱全忠命諸
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
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
還悉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劉守文
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
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
沈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困以
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吉
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洞蠻酋鍾
傳用為吉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崇福宮主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

六百食實封二千戶錫紫金魚袋馬光奉勅編集

後梁紀一

起疆國單闕盡著雍執徐七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上

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 淮南節

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郡王楊渥既

得江西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

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

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蔡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

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楊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勲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塲顥溫由是無所憚渥之

錯宣州也命指揮使行密子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二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勅等飲酒祐數思勅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欲誅之內戍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搗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杓梁王以河北諸

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有疾卧府中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無兵爲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乃下詔以一月禪位于梁又

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三月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牋詣大梁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瓌傳瓘討盧佶於温州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禮使禮

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策敦煌人光逢隱之子也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奢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煉丹藥求不死悉歛境內錢產於山顛令民間用董況爲

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之類以爲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銀胡鞞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奔

河東守光弟守竒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河東節度使晉王克用以承約為匡霸指揮使思同為飛騰指揮使思同母仁恭之女也 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

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戩表簿

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盧佶聞錢傳璪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清澳錢傳璪

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問

道襲温州戊午温州潰擒佶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

吳璋為温州制置使命傳璪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且南王將即帝位謂王

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

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

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

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

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於

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

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

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

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

朱三汝本礪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

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
 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帝不憚而罷己丑命
 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
 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
 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
 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
 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
 陰王于曹州栒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辛未以武安
 節度使馬殷為楚王 以宣武掌書記大府卿敬元
 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於禁中承上旨宣於

宰相而行之宰相非其人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
 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
 相翔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軍謀民政
 帝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
 得休息帝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
 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
 為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追尊皇高祖考妣
 以來皆為帝后皇考誠為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為
 文惠皇后 初帝為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
 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文為開

封尹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 乙
 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
 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
 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
 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
 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
 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
 節唐末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
 業於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為監軍待之
 加厚承業亦為之竭力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

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
 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
 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
 居為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
 擬帝者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
 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柰何交臂事賊
 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
 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五月丁丑朔以御史
 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加武順節度
 使趙王王鎔守太師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守太

傳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 契丹遣其臣袍笏
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順報之初契丹有八
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
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
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
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靺咸役屬
之阿保機姓邪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父之阿保機
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
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
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

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
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
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
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
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
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
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
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
三千匹雜蓄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于
梁晉王由是恨之 已卯以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

張全義為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為吳越王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威武節度王審知兼侍中仍以隱為大彭王癸未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乙酉立皇兄全昱為廣王子友文為博王友珪為郢王友璋為福王友貞為均王友雍為賀王友微為建王 辛卯以東都舊第為建昌宮改判建昌宮使 壬辰命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入

午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以知院事恭翔為院使 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為相帝薄其為人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帝曰蘇循唐之鳴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戊戌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阮城

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必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陣存遙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顏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存大敗之

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彥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瑋鐵

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瑋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甲寅以平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平章事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靜海節度使曲裕卒丙申以其子權知留後事 節度使 雷彥恭攻岳州不克 八月丙午賜河

全義名宗爽 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

使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各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

出 九月雷彥恭攻涇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為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蜀王謂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莊為內樞密使

見素之孫也

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脩舉故事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秘書少監宗懿為遂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冷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冷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

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十一月甲申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猪嶺寨拔之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

帝在藩鎮

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其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爲盜大爲州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度淮襲潁州克其外郭刺史張實據子城拒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甲子詔發步騎五千救潁州米志誠等引去丁卯晉兵寇洛州淮南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四百五
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於吳越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挾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主乃止 丁丑蜀以韋莊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之大必能成吾事晉王善次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

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誼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怊怊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隊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

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旣領職執其尤
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吳越王鏐遣兵攻
淮南甘露鎮以救信州 蜀中書令王宗佶於諸假
子爲最長且恃其功專權驕恣唐道龍衣已爲樞密使
宗佶猶以名呼之道龍衣心銜之而事之逾謹宗佶多
樹黨友蜀主亦惡之二月甲辰以宗佶爲太師罷政
事 蜀以戶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格
爲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已者必以計排去之 初晉
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爲子寵遇如真子及晉王存
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與佶不伏或託疾不出

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旣重人情多向之假子
李存顯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
於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
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
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
說孟氏孟氏以爲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
寧性怯朝夕惑於衆言心不能無動又與張承業李
存璋相失數誚讓之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又
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州爲巡屬晉王皆聽之
李存顯等爲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克寧爲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於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孽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章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

軍使朱守殷使陰爲之備壬戌置酒會諸將於府會伏甲執克寧存顯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鄉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爲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顯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甲子蜀兵入歸州執刺史張瑋 辛未以韓建爲侍中兼建昌宮使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四百十
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
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癸巳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張文蔚卒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
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
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
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
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
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
旬餘欲口上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
李克用死余皆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

以從之帝從之命增進分州以饋甘六軍劉知俊
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曰留攻上黨軍馬
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
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蜀太師王宗
佶旣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上表以爲臣官
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
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
臣爲元帥兼揔六軍儻以時方艱難宗懿冲幼臣安
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旣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
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悉專

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微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
陛下裁之蜀主怒隱忍未發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佶
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己亥宗
佶入見辭色悖慢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
忿命衛士撲殺之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為維州司
戶衛尉少卿李綱為汶川尉皆賜死於路 初晉王
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
召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
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大哀之謁嗣王禮甚
衆心由是釋然 癸卯門下侍郎

右僕射以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侍郎翰林學
士承旨張策為刑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兢琮之兄子
也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復來
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
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
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
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開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
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
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
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河保機求騎兵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
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
晉陽淮南遣兵寇石首襄州兵敗之於澆港又遣
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
於馬頭己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
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
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
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
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堞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

卒以萬計委弃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
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
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
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
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
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
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
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
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
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

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疆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

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出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晉王存勗始承制除吏晉王德張承業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

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大半市里
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
復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其弟
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壬申更以許川忠武軍爲
匡國軍同州匡國軍爲忠武軍陝州保義軍爲鎮國
軍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
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
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
弑王於寢室許云暴薨已卯顥集將吏於府廷夾道

及至 王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
屢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
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
虞非公代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
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
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
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
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
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
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

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
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
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
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
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顯以
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
兵而出外藩顯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柰
何可求曰顯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副之
特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
由感如此今出徐公外意不徒然恐亦公之利不

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顯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
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顯曰右牙欲之
非吾意也業已行矣柰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
求邀顯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瞑目責溫曰古人不
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
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
由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
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
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
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

爲溫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
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彭城翟虔告
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
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其親近溫始暴顥弑君
之罪輟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
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
惠也溫曰張顥弑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顥與
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
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
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爲實不知謀也臣

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
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
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
戮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
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
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
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已
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冊命帝復
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陁乃行封冊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

州之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雷彥恭引沅江
環朗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
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
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
廣陵彥暉虜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彥恭爲節
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
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
五萬攻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蜀
知俊爲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金吾上表
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帝曰陛下化

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逆
死於戰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
已酉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阮於第側乃宣敕
告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
所不免况有罪乎予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旣行
命自刎及長引於阮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丙辰
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晉
蜀兵皆引歸 蜀立遂王宗懿爲太子 帝欲自將
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
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

通鑑卷二百六十六
殷奏於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
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
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
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
章事弘農王鍾泰章賞薄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
醉與諸將爭言面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
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

